第四章 群眾動員：選舉舞弊與獲得資訊能力

在競爭選舉的脈絡之下，政權替換的發生與議會中的反對勢力是否成形有關，然而其臨界點卻是選舉舞弊的發生，隨著選舉競爭性的增強，當權者企圖利用舞弊手段勝選也使衝突性也隨之上升。而在革命的過程中，面對當權者利用行政資源、操控媒體與計票過程的手段企圖維護政權，反對勢力除了使選舉更具競爭性之外，又是在何種環境協助之下使政權替換的發生更加可能？喬治亞、烏克蘭與吉爾吉斯的政權替換被視為對俄羅斯近鄰(Near Abroad)地區的挑戰，這使的外國影響的因素更加受到重視，而面對競選過程中媒體報導的失衡，反對勢力是如何將他們的訴求宣傳出去，又是如何在嚴峻的媒體環境下找到出路，這些都是本章所關注的焦點。

本章最主要的重點在於說明喬治亞、烏克蘭與吉爾吉斯在革命發生的過程中，是如何的提高獲得資訊能力以擺脫當權者對媒體播報的偏頗。第一節首先說明三個國家選舉舞弊的情形，主要包括行政機關介入、選舉過程的作弊以及控制媒體，而反對勢力突破當權者對資訊的封鎖，也是政權替換發生的助力之一；接著檢視三國各自的媒體環境以及獲得資訊的主要管道。第二節說明說明三個國家在革命期間各自的傳播資訊管道，反對勢力是如何在在媒體環境不佳與國家掌控多數全國性媒體的情況下，透過不同的傳播媒介發揮資訊傳遞的作用，增加民眾的資訊獲得能力。第三節則檢視外國介入對這些個國家帶來的影響，包括外國政府對選舉過程的不滿、非政府組織間的合作以及監控選舉過程，這些影響除了提供反對勢力抗議的正當性之外，還促進選舉舞弊資訊的獲得；而在媒體環境不自由與獲取資訊管道低度發展的吉爾吉斯，是否有其它的方式能在動員過程中取代了大眾媒體的角色。最後總結這三個國家的獲得資訊能力與群眾動員的關係。

第一節　選舉舞弊與媒體環境

歐安組織指出，喬治亞的選舉雖然在法律規範上尚稱完善，但仍有許多缺點

對選舉的公平公正性造成影響，主要包括行政體系的偏頗、選民登記與媒體播報；而烏克蘭的選舉缺失包括行政組織、選民與參選人登記，而最主要的選舉缺失發生在競選與選舉過程上；在吉爾吉斯，這一次議會選舉儘管較具競爭性，但在舉行民主選舉的前提之下仍然與許多國際標準相違背，第二輪選舉儘管有技術面的進步，許多重大缺點仍存在於選舉中，例如買票、註銷參選資格、打壓獨立媒體以及選民與參選人對司法及選舉機關的不信任。[1]

喬治亞中央選舉委員會的組成不公，且無法利用其權威地位來克服選舉法規上的缺點；地方選舉委員會的主席大多是由新喬治聯盟、復興聯盟與「工業將拯救喬治亞」所任命，地方選舉委員會主席也大多利於新喬治亞聯盟。[2]選民與參選人登記方面，大多數候選人都能順利登記，最終有 460 個候選人競逐 75 個單一選區席位，除了仍有部分小選區有利新喬治亞聯盟；選民登記乃是引起最多爭議的地方，包括倉促更新的選舉人名冊、不正常的增減選舉人口、選舉人名冊上資料的誤差以及海外投票人數激增，這些缺失嚴重的挑戰選舉的公正性。[3]

選舉活動方面，言論與集會自由的權利受到重視，但在少部分地區仍發生攻擊事件，包括新民族運動在阿札爾集會時發生的兩起暴力攻擊事件；許多地方政府也被指控支持新喬治亞聯盟，並對公務員施壓支持親政府的候選人。媒體播報方面，喬治亞僅有三個全國性(或接近全國性)電視台，國營電視台- 第一頻道(Channel 1)、獨立電視台魯斯塔維- 2 和希望電視台(Imedi TV)。新喬治亞聯盟在第一頻道獨佔 71％的時間，其他政黨僅分得 29％，此外阿札爾電視台(TV Adjara)也是偏向復興聯盟，且特別對新民族運動進行負面報導，將沙卡什維利比喻為希特勒。獨立電視台顯然較不偏向政府，希望電視台在初期較保持中立，但在後期

---

[1] "Final report on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Kyrgyzstan on 27 February and 13 March 2005", *OSCE/ODIHR*, p. 1, < http://www.osce.org/item/14456.html > (20 May 2005).

[2] "Part 1 of the final report on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Georgia, 2 November 2003", *OSCE/ODIHR*, pp. 7-9, <http://www.osce.org/item/2194.html> (28 Jan. 2004).

[3] Ibid., pp. 9-11.

也傾向反對勢力，而魯斯塔維- 2 則是強烈傾向反對勢力。[4]

在烏克蘭的行政組織方面，中央選舉委員會與地方選舉委員會的成員多支持亞努科維奇，特別是許多「技術性參選人」更使委員會的組成有利於亞努科維奇；[5]而這些委員會的運作缺乏獨立性與透明度，地方政府官員的介入也使選舉委員會舉行公平、公正選舉的能力與傾向令人質疑。觀察員並指出其中 22 個地區的行政當局有利於亞努科維奇，並且介入選舉過程；在第一輪選舉過後，庫其馬除了妨礙尤先科的競選活動之外，還撤換了 15 個尤先科領先地區的官員，以及動員學校與公職人員投票給亞努科維奇。

在選民與參選人方面，許多「技術性參選人」的選民連署蒐集過程受到質疑；缺席投票(Absentee Voting Certificates)或境外投票(Aboard Voting)[6]的人數以及投票所數目皆引起爭議；選舉人名冊也不夠正確。在競選活動方面，政府並未維持傳播管道的通暢，對亞努科維奇極為有利，因此這次選舉是極不平等也不公平的。[7]許多有關選舉舞弊與媒體報導的控告都不被中選會接受，歐安組織指出超過 350 個案件中僅有 16 個得到解決，最高法庭面對這些爭議的表現較中選會活躍許多。[8] 媒體自由方面，除了對獨立電視台施壓以干擾播出之外，國營電視台不僅明顯的偏向亞努科維奇；而亞努科維奇在廣告上有較高的能見度，而其他參選人往往受到限制，或是負面攻擊。此外，在競選期間發生許多激化緊張情勢的事件，如基輔市場爆炸案、雞蛋攻擊事件、尤先科中毒事件，反對派宣稱選舉若舞弊將號召抗議，而庫其馬也指出將不會容忍對社會秩序的威脅；以及 11 月 17

---

[4] Ibid., pp. 11-14.

[5] 因爲參選人可在選舉委員會中分配席次，因此許多參選人並無勝選的可能性，其參選乃是替特定的參選人在委員會中獲得多數支持，故以技術性參選人稱之。

[6] 缺席投票與境外投票都是一種選舉的手續，缺席投票使不能到指定選舉地點的人也能在其所在地投票，例如居住地與戶籍地相距遙遠的選民；而境外投票則是專爲境外的公民所設，可透過郵寄等通訊方式進行投票。

[7] "Final report on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Ukraine", *OSCE/ODIHR*, pp.8- 14 and p. 17, <http://www.osce.org/item/14224.html> (11 May 2005).

[8] Ibid., pp. 23-25.

日亞努科維奇陣營宣布將號召數萬人保護中選會。[9]

在烏克蘭的選舉過程中最嚴重的舞弊情況無疑的是發生在記票過程中，根據一些高層官員送到尤先科競選總部的資料顯示，亞努科維奇陣營嚴密監控整個開票過程，不但命令將投票率偏低的地區投票率拉高，並控制缺席投票與住家投票的數目；對最終雙方的差距也已經經過計畫；並且利用非法的電腦系統修改最終結果。[10]11 月 2 日在第一輪投票開票至 97.6%時，中選會宣佈開票暫停，直到 10 日才公布結果，這與先前的選舉民調結果有很大的出入，而且中選會並沒有公布詳細的地區投票所得票數，以及郵寄選票的數目。同時中選會並沒有試圖改善電腦安全，頓涅次克州 96%的投票率也再次引起爭議，最後甚至有四位中選會成員拒絕在第二輪投票的結果上背書。[11]

吉爾吉斯的行政部門介入，包括中選會 12 名成員中由總統任命 6 人，使決策過程中總統有很大的影響力；而地方選舉委員會則是排擠部分政黨代表，或地方權勢掌握選委會以註銷特定參選人的資格。[12]除此之外，許多行政程序皆有利特定參選人，例如部分參選人被禁止在校園與學生交流，許多教師也表示收到指示要動員學生投給特定參選人、或是被威脅失去教職，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學生身上。[13]選舉人名冊的問題導致在選前出現許多臨時追加的名冊，而名冊的透明度也使其正確性受到質疑。參選人方面，除了 32 人退選之外，12 人在選前被註銷參選資格，1 人死亡，而主要的爭議發生在幾位前外交官員被取消參選資格，觀察員認為起因很有可能是政治動機，因為他們與政府持相異觀點。[14]

---

[9] Ibid., pp. 15-16.

[10] 詳見 "How Yanukovich Forged the Elections. Headquarters' Telephone Talks Intercepted", *Українська правда*, <http://www.pravda.com.ua/en/news/2004/11/24/4651.htm> (24 Nov. 2004).

[11] "Final report on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Ukraine", op., cit., pp. 29-31.

[12] "Final report on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Kyrgyzstan on 27 February and 13 March 2005", op., cit., pp. 6-8.

[13] Ibid., pp. 12-13.

[14] Ibid., pp. 8-10.

在競選期間，吉爾吉斯的媒體大多無法對選舉做出公平公正的報導，大多數的媒體將焦點放在總統身上而非議會，甚至對特定候選人做負面報導，國營媒體忽略對於示威抗議報導，將其邊緣化或負面化。儘管平面媒體的評論較多元，獨立的自由電台(Radio Liberty, *Azzatyk*)的播報則較為平衡，但政府對獨立印刷場的斷電影響到獨立報紙- 《我的首都新聞》與《公眾報(Res Publica)》，並在選前 3 天無預警的限制自由電台的播送。當權者對於選舉的操控大多透過行政體系介入或是做票、買票等，而控制媒體則是許多威權體制的政府控制民眾「知的權利」的手段。在喬治亞、烏克蘭與吉爾吉斯，國營媒體在全國的媒體市場中都佔據優勢，甚至主導地位；反對勢力是如何在嚴峻的媒體環境下找到出路，將舞弊、示威集會的消息散播出去，獲得資訊能力關係到群眾如何動員、獲知正確的訊息，這有賴於各國的媒體環境以及外國參與的影響。

除此之外，比較網路使用者、收音機與電視的持有人數(表4-1)，電視與收音機是較多人持有的接收資訊工具，而電視是三個國家各自最主要的接收資訊工具，主因之一為國營的電視台不是國內最大的媒體集團，就是少數能覆蓋全國收視地區的傳媒。以網路使用者來說，換算全國的人口，喬(450萬)、烏(4800萬)、吉(500萬)三國分別約有12萬(2003年)、384萬(2004年)、26萬(2004年)人使用網路，烏克蘭可透過網路獲得資訊的人較多，其次是吉爾吉斯。在電話、手機註冊者這兩項通訊指標上，烏克蘭與喬治亞的發展程度仍然較高，而在吉爾吉斯可以說接收資訊的管道普遍較不發達。

表 4-1：喬治亞、烏克蘭、吉爾吉斯獲取資訊管道比較表(人/千人)

	網路使用者			收音機			電視			電話			手機註冊者		
	G	U	K	G	U	K	G	U	K	G	U	K	G	U	K
2000	5	7	11	487	-	-	377	468	49	-	-	-	-	-	-
2001	10	12	30	542	-	-	378	-	168	-	-	-	-	-	-
2002	16	19	30	536	-	-	382	357	172	131	216	77	102	84	10
2003	26	53	40		-	-	386	-	173	134	233	76	145	136	27
2004	39	80	52	-	-	-	-	-	188	151	256	-	186	289	59
2005	-	98	53	-	-	-	-	-	-	151	256	85	326	366	105

資料來源：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http://earthtrends.wri.org/index.php>。

而比較喬、烏、吉三國的媒體環境(表4-2)，雖然整體而言，喬治亞的媒體環境與西方民主國家相比仍稱不上相當自由，但不同於其他獨立國協國家嚴重的箝制媒體自由，喬治亞享有較自由的媒體環境與獨立性，特別是電視媒體。而烏克蘭的媒體在庫其馬的箝制之下相當不自由，烏克蘭頻傳的記者受害事件與政府對媒體所施加的「主題(*Temnyks*)」措施，使烏克蘭的媒體環境被自由之家認定為不自由，而媒體存續指數也將烏克蘭與其他9個獨立國協國家歸類為不穩定的媒體環境。在較為威權的吉爾吉斯，傳播媒體在三國中是最不自由的，國家主控的吉爾吉斯電視廣播公司(Kyrgyz Television and Radio Corporation，KTR)為主要的資訊來源，對於媒體相當不自由、貧窮的吉爾吉斯而言，媒體所扮演的角色並不像喬治亞或烏克蘭一樣重要。

表4-2：喬治亞、烏克蘭與吉爾吉斯的媒體環境(2000-2005)

	媒體自由度			轉型國家報告			世界新聞自由			媒體存續指數		
	G	U	K	G	U	K	G	U	K	G	U	K
2000	-	-	-	3.50	5.25	5.00	-	-	-	-	-	-
2001	53	60	-	3.75	5.50	5.75	-	40.00[a]	-	1.82	1.37	1.29
2002	54	67	71	4.00	5.50	6.00	17.33	40.00[b]	-	1.71	1.35	1.62
2003	54	68	71	4.00	5.50	6.00	27.50	51.00[c]	35.25	1.96	1.69	1.60
2004	56	59	71	4.25	4.75	5.75	25.17	32.50[d]	32.00	2.14	1.96	1.74
2005	57	53	64	4.25	3.75	5.75	21.00	26.50[e]	34.00	2.23	2.22	1.78

資料來源：媒體存續指數(Media Sustainability Index)- 國際研究和交流委員會(IREX)，其計分方式分為言論自由、專業程度、多元性、商業管理與支持組織五項；4 分為最高，0 分為最低分；0-1 分為不自由，1-2 分為混合體系，2-3 分為能維持的體系，3-4 分代表媒體環境有存續能力，< http://www.irex.org/index.asp >。媒體自由度排名- 自由之家，1~30 分歸類為自由、31~60 分為部分自由、61~100 分為不自由。轉型國家報告- 自由之家，1 分為最高分，7 分代表最低分。世界新聞自由度- 無疆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著重於記者人權自由方面，其計分方式為分數越低代表越自由，而表中所列數據的取得年份分別為 [a]-2001 年 9 月~2002 年 10 月、[b]-2002 年 9 月~2003 年 9 月、[c]-2003 年 9 月~2004 年 9 月、[d]-2004 年 9 月~2005 年 9 月.、[e]-2005 年 9 月~2006 年 9 月，< www.rsf.org>。

第二節 獨立媒體的角色

更深入的探討喬治亞、烏克蘭與吉爾吉斯的媒體環境，在環境較自由的喬治亞，在廣播、報刊、電視三個領域都有獨立的傳播管道；儘管廣播電台與平面媒

體的市場都是由獨立媒體所掌控，但平面媒體與電台在喬治亞的普及與影響較不明顯。喬治亞主要的民營報紙每日發行量僅有3,000至9,000份，國營報紙則是6,000~,7000份，民營雜誌與週刊則得到較多歡迎，發行量約在18,000~35,000份之間；[15]而美國企業所成立的電台(Fortuna and Fortuna+)也主導整個廣播市場，儘管國營電台在首都之外仍具很大影響力。根據喬治亞民調國際公司(Georgian Opinion Research Business International, CORBI)所做的調查，週刊(*Kviris Palitra)*是最多人閱讀的平面媒體；全國的廣播收聽人數約有200萬人，第比里斯有60萬人，其中美國企業所成立的電台在第比里斯有約30%的市場，全喬治亞則是38%；國營電台第一頻道與第二頻道在第比里斯與全喬治亞則共有約17%與20%的市場。[16]

相較之下，電視頻道則是許多人民接收資訊的重要來源與獲取資訊的主要管道，主要包括第一頻道、第二頻道與魯斯塔維- 2。中最重要與最顯著的獨立資訊來源來自於獨立的電視台魯斯塔維- 2，魯斯塔維- 2於1994年成立於魯斯塔維地區，自1996年開始在首都播送。魯斯塔維- 2佔有將近70%的電視廣告市場，使他可以免於其他獨立媒體在運作時經常受到的阻礙- 資金不足與金援者的干預。根據喬治亞民調國際公司所做的調查，喬治亞收看電視的人口約有396萬人，國家第一頻道有23.5%的收視率，魯斯塔維- 2則有18.4%；而在首都第比里斯約有94萬的電視人口(首都人口約123萬)，魯斯塔維- 2的收視率達到20.8%，超越第一頻道的13.34%。

魯斯塔維- 2作為全國第二大的電視台(第一大是國有的第一頻道)在玫瑰革命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該台不間斷的播報示威情形與民調結果，不僅將消息傳遞出去並帶動更多人走上街頭。魯斯塔維- 2除了傳遞訊息，也扮演催化民眾激情

---

[15] Ghia Nodia, “Nation in Transit 2001: Georgia”, *Freedom House*, p. 188, <http://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nispacee/unpan008108.pdf>.

[16] “Georgian Media Facts (GeoMedia) - March 2002”, *GORBI*, <http://www.gorbi.com/cgi-bin/down.cgi?act=take&id=20030307_060500.ppt&vr=en> (10 June 2002).

的角色；[17]包括其拍攝的角度與取景的方式，雖然其主管在革命成功之後也承認該台的報導有失平衡，但該台成功的利用喬治亞較為自由的媒體環境，大幅提昇民眾的資訊能力，甚至可以說是「在螢幕上產生的革命」。[18]因此魯斯塔維- 2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甚至比一些非政府組織都來的重要；沙卡什維利自己也認為，儘管這些非政府組織確實起到帶領群眾走上街頭的作用，但如青年學生組織 -「夠了(Enough, *Kmara*)」等組織也僅僅是動員了少數的學生參與，魯斯塔維- 2才是真正帶領群眾上街頭的力量，因此非政府組織的角色在玫瑰革命中較不重要，媒體則極為重要。[19]

在烏克蘭約有 1,200 個電視與廣播公司及約 15,000 家平面媒體，而電視是其中最具影響力與最普及的通訊管道，[20]大多數的媒體則都是集中在商業寡頭手中。寡頭掌控烏克蘭大多數的媒體管道，其中親政府的數量占優，烏克蘭的報業市場相當程度集中在商業寡頭手中，其中親總統的報紙發行量約有 189 萬份，國營報紙發行量約 28 萬份；而親反對派的報紙發行量為 60 萬份，獨立發行的報紙為 75,000 份。[21]全國性轉播的電視台也大多集中在商業寡頭與國家手中，包括庫其馬時期的總統辦公廳主任- 麥德維丘克(Viktor Medvedchuk)的聯合社會民主黨所掌控的 Inter、1+1 電視台、庫其馬女婿- 平丘克(Victor Pinchuk)的ICTV、 STB與新頻道(New Channel)以及國營的第一頻道(UT- 1)。親反對勢力的電視台則只有波洛申科在 2003 年購買的小型電視台第五頻道(Channel 5)，以及Era TV。其中第一頻道、Inter、1+1 都在全國享有接近 95%的覆蓋率，第五頻道與Era TV則僅有 35%~40%。[22]

---

[17] Zurab Karumidze and James V. Wertsch, eds., *"Enouth!" The Rose Revolution in the Republic of Georgia 2003* (New York: New Science, 2005), p. 51 and p. 65.

[18] Laurence Broers, "After the 'revolution': civil society and the challenges of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in Georgia",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4, No. 3 (Sep. 2005), p. 342.

[19] Zurab Karumidze and James V. Wertsch, eds., *"Enouth!" The Rose Revolution in the Republic of Georgia 2003*, op., cit., pp. 25-26.

[20] "Final report on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Ukraine", op., cit., p. 19.

[21] Olexiy Haran, "Nations in Transit 2004: Ukraine", *Freedom House*, pp. 10-11, <http://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nispacee/unpan017053.pdf>.

[22] "Final report on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Ukraine", op., cit., p. 19.

雖然烏克蘭的報紙與電視台多為親總統的寡頭或國家營運，使烏克蘭在傳統媒體上的支援較少；但意想不到的是，儘管只能透過有限的獨立媒體管道，這些媒體仍然有效的起到動員與傳遞訊息的功能，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獨立電視台與網際網路的功能。選戰中尤先科陣營突破資訊傳播困境的方式包括四處參訪，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廣告戰術；購買自己的電視台，特別是第五頻道更是反對勢力可以突圍的重要因素。[23]第五頻道除了在官方偽造結果出爐後以 24 小時的方式報導在基輔的抗議之外，還在該台節目中播放關於反對勢力的紀錄節目，並利用政府試圖鎮壓該台時進行示威抗議，更結合了幽默的手法。[24]獨立電視台所引發的迴響就是使民眾開始不信任親政府的頻道，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雞蛋攻擊事件，亞努科維奇與李莫申科雙雙遭到民眾投擲雞蛋，李莫申科遭到攻擊後仍繼續進行演說，而亞努科維奇則是驟然倒地，被安全人員匆忙抬上護衛車輛；事後國營電視台宣布亞努科維奇遭到嚴重的攻擊，但第五頻道的影片卻顯示出全然相反的事實。[25]

第五頻道確實對民眾選擇資訊來源的管道產生影響，在第二輪選舉過後的 11 月 22 日至 28 日，第五頻道一躍成為烏克蘭收視率第 3 的電視台，僅僅落後給 Inter 跟 1+1 電視台；與 2004 整年度的收視率相比，在 11 月 22 日至 28 日之間第五頻道的收視率上升 9.66%(1.32%- 10.98%)，Inter(23.35%)、1+1(21.02%)、新頻道(10.11%)、ICTV(7.78%)、CTB(3.71%)與第一頻道的 2.81%，這些電視台則幾乎維持平盤。2004 年 10 月時，Inter 與 1+1 電視台的收視率分別為排名 1、2 的 24.21%與 20.78%；而 Inter 與 1+1 電視台在 22 日至 28 日這一時期的收視率分別為 22.63%與 16.08%，其中在基輔的收視率最低，分別為 13.76%與 11.65%，在東烏克蘭地區最高，分別為 27.76%與 17.78%。第五頻道的收視率在 10 月只有 1.26%，排名烏克蘭第 13，而相較於上個月，在 22 日至 28 日這一段時間裡，第五頻 5 的收視率為 10.98%，排名第 3；第五頻道的收視率大躍進是因為該台在

[23] Marta Dycok, “Breaking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Blockade: Election and Revolution in Ukraine 2004 ”,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Vol. 47, No. 3-4 (Sep. – Dec. 2005), p. 252.

[24] Ibid., pp. 254-256.

[25] 關於雞蛋攻擊事件的影片詳見第五頻道網站，<http://5.ua/eng/video/0/10/>。

示威行動的聚集地，基輔跟西烏克蘭地區的收視排名第一，分別為 27.82%與 26.99%，在中部跟北部區域的收視為第 3(10.16%與 11.745%)，而在東、南部的收視率則僅排名第 7(5.27%)、第 9(2.14%)。排名其後的是新頻道(7.03%)、ICTV (6.37 %)、第一頻道(6.28%)、TPL- Ukraine (4.66%)、CTB (3.34%)、Era TV (2.37%)、OPT- International(1.55%)。[26]而這種不信任感經由其他全國性的電視台散佈出來，如 1+1 電視台與國營第一頻道的部分從業人員都在示威遊行開始後進行罷工，第一電視台的主撥甚至公開在新聞播出時道歉，並質疑中選會所公布的結果。[27]

384 萬的網路使用者使網際網路也成為另一個突破資訊封鎖的管道，網際網路的功能在烏克蘭發揮很大的作用，甚至可說是歷史上第一次透過網路組織的革命運動。[28]根據米羅斯勞(Myroslaw J. Kyj)的研究指出，亞努科維奇陣營在網際網路的著力顯然不如反對勢力，他們並未充分利用網路的特性；而岡加澤所創立的網路新聞- 烏克蘭真理報在他被謀殺後仍繼續運作，該網站在第一輪選舉到第三輪選舉之間的擊點率、平均訪客皆為調查網站中最高，特別在 11 月 22 日，達到 35 萬人次。同時作者認為獨立廣場(Maidan)網站的擊點率、平均訪客、停留率在 11 月 22 日之後幾乎降到最低點，這跟該網站與示威運動有很大的關係所導致。[29]

在吉爾吉斯的獨立資訊來源較為有限，主要透過平面媒體及廣播。國家控制大多數媒體的吉爾吉斯，主要的資訊來源是報紙與廣播電台，在農村地區主要的資訊來源是電視與廣播電台，但吉爾吉斯電視廣播公司是唯一的全國性電視台。

---

[26] “5 канал вышел на третье место по рейтингу телеканалов в Украине”, *Телекритика*, <http://www.telekritika.ua/news/print/22097> (6 Dec. 2004).; “1+1" догоняют "Интер”, *Українська правда*, <http://www.pravda.com.ua/ru/news/2005/9/16/32674.htm > (16 Sep. 2005).

[27] Andrew Wilson,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31.

[28] Michael McFaul, “Transitions From Postcommunsi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2, Iss. 3 (July 2005), p. 12.

[29] Myroslaw J. Kyj, “Internet use in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Business Horizons*, Vol. 49, No. 1 (Jan. -Feb. 2006), pp. 71-80.

吉爾吉斯出版的報紙主要都集中在首都比什凱克，如我的首都新聞、比什凱克晚報等發行量約在 5,000 至 80,000 份，而在農村地區則只有 2,000 份左右，此外國家控制的印刷場以及財源不足等問題皆限制的吉爾吉斯的獨立資訊管道[30]，在革命過程中，許多受壓迫的大眾媒體仍扮演傳播示威運動相關資訊的角色，主要包括在外國協助之下的報紙，網路也有一定的資訊傳遞作用。[31]外國援助相當程度的使其他地區的民眾得到獲取資訊的機會，如 2004 年由美國所資助的印刷廠，打破了國家壟斷的印刷業，[32]使出版業有更多發聲的管道；雖然該印刷場在選舉時遭政府斷電，但主要的反對組織報紙- 《我的首都新聞》仍利用美國大使館提供的發電機繼續發行[33]。而許多外國媒體如BBC都協助將賈拉拉巴德與奧什事件的新聞傳播到首都比什凱克。相較於喬治亞與烏克蘭，吉爾吉斯即使是在外國援助的影響之下，在選舉革命的過程中，這些正規的資訊管道的作用仍然有限。

第三節 外國影響的作用

外國的援助與獨立媒體在政權替換的過程中可以說是相輔相成，兩者皆起到傳遞訊息與刺激群眾動員的效果，媒體與公民參與兩者之間最密切的合作表現在許多非政府組織能將對新聞工作者的侵害事件傳遞並引起人民與政府的注意。[34]外國影響的作用在於西方國家對選舉過程的關切，使選舉舞弊的事實能得到國際認同的正當性支持，並加強選舉舞弊資訊來源的可信度。此外還包括扶植當地的非政府組織，例如青年學生組織「夠了」、「時間到了(It`s Time, *Pora*)以及「新時代」；而當地與跨國非政府組織的合作，除了能促進監控選舉之外，更重要的是幫助當地的非政府組織動員群眾。這些非政府組織之間最主要的合作就是監督選

---

[30] "Media Sustainability Index 2004", *IREX*, <http://www.irex.org/programs/MSI_EUR/2004.asp> .

[31] 關於網路在吉爾吉斯的運作，詳見 Svetlana V. Kulikova and David D. Perlmutter, "Blogging Down the Dictator? : The Kyrgyz Revolution and Samizdat Websit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Vol. 69, No. 1 (2007), pp. 29-50.

[32] "Press Freedom 2006: Kyrgyzstan", *Freedom House*, <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251&country=6996&year=2006>.

[33] Andrea Peters, "US money and personnel behind Kyrgyzstan's Tulip Revolution", *WSWS*. <http://www.wsws.org/articles/2005/mar2005/tulp-m28.shtml> (28 Mar. 2005).

[34] "Media Sustainability Index 2001", *IREX*, <http://www.irex.org/programs/MSI_EUR/2001.asp> .

舉，選舉期間有許多國際觀察團的參與，利用許多選舉調查技術很大程度的提升選舉結果的公正性與可信度。

在喬治亞與烏克蘭，以歐安組織、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與組織一致的對選舉過程提出批評，認為不公平的選舉侵害人民的意志與民主、或對這次選舉表示失望，並且在雙方形成僵局時介入調停。在喬治亞，美國在選前就派出貝克表達希望選舉公平的訊息，並在官方結果公佈之後表達了對選舉失望。而外國影響在橘色革命的過程中相當明顯，特別是在玫瑰革命之後，外國的介入便受到許多注目，但尤先科的勝選是否真的是因為西方國家的陰謀與暗地支持所導致的呢？在烏克蘭的總統選舉中，西方國家則著重在批評烏克蘭的競選過程、選舉舞弊以及庫其馬長久以來對公民社會和媒體自由的打壓。而歐盟則是有包括波蘭總統克瓦希涅夫斯基(Alexander Kwasniewski)、歐盟高級代表庫比斯(Jan Kubis)、立陶宛總統阿達姆庫斯(Valdas Adamkus)、歐安組織秘書長索拉納(Javier Solana)等人在11月26號抵達基輔斡旋。在吉爾吉斯，除了歐安組織對選舉發表批評之外，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也發表聲明希望雙方能棄絕暴力、展開對話以解決紛爭，前總理琴格謝夫(Tursunbek Chyngyshev)也批評選舉不公，至於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則指出美國的角色並不像俄羅斯媒體所描述，美國並不是革命的幕後策劃者，而是跟其他國際成員一樣關注吉爾吉斯的民主與穩定發展。

至於俄羅斯所扮演的角色則較為兩極化，在喬治亞俄羅斯的態度基本上可以算是中立，伊凡諾夫本人並沒有強烈要求要保護謝瓦納澤的總統職位，甚至可說事實上他的角色並不重要，但是他的出現卻很重要，什瓦尼亞說：「幸好俄羅斯派伊格爾來，而不是謝爾蓋(Sergei Ivanov，俄羅斯國防部長)。」[35]而在烏克蘭，俄羅斯則是公然支持親俄的亞努科維奇，俄羅斯不但派出專家參與競選活動，連總統普欽都親自讚賞亞努科維奇的政績並給予大力的支持，俄羅斯國家杜馬議長格雷茲洛夫(Boris Gryzlov)也參與了11月26號的調停。俄羅斯的外交部長拉夫羅

[35] Zurab Karumidze and James V. Wertsch, eds., *"Enouth!" The Rose Revolution in the Republic of Georgia 2003*, op., cit., p. 25, p. 38 and p. 39.

夫(Sergei Lavrov)則指責歐安組織在評估吉爾吉斯的選舉時有過多的政治意圖，但俄羅斯在一件事情上與西方國家站在同一陣線上，就是俄羅斯也反對使用武力解決爭端。

另一個外國影響的效用就是協助當地的非政府組織，2002年時喬治亞約有將近4,000個公眾組織，在玫瑰革命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就是青年運動團體「夠了」。「夠了」主要由兩個團體組成，其一是一個2000年在第比里斯大學的自治學生團體，其二是2001年在搜索魯斯塔維- 2時成立的喬治亞學生運動(Student Movement of Georgia)，這兩個團體在2003年組成「夠了」。儘管其成員並不算多，但在革命中所起到最關鍵的作用是破除人民對政治參與的冷淡，[36]出門投票並參與街頭行動。許多團體與跨國非政府組織都提供支援給喬治亞境內的非政府組織，最著名的就是索羅斯(George Soros)的開放社會協會(Open Society Institute)，包括援助自由協會(Liberty Institute)的領導人和學生前往塞爾維亞與在2000年參與推翻米洛塞維奇的青年運動團「抵抗」(*Optor*, Resistance)交流，其資金援助也幫助「夠了」的成立，[37]「夠了」與「抵抗」之間的密切關係也被視為是一波跨國的相互影響。[38]然而不僅僅是「夠了」，玫瑰革命本身就與塞爾維亞塞爾維亞推翻米洛塞維奇的事件息息相關，塞爾維亞的範例效應也可視為一種國外的影響。這一點也體現在獲得資訊能力上，例如魯斯塔維- 2電視台就時常播放由約克(Steve York)執導的紀錄片- 推翻獨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講述塞爾維亞人民如何發動非暴力抗爭。[39]

---

[36] Giorgi Kandelaki, "Georgia`s Rose Revolution: A Participant`s Perspective", *USIP Special Report No. 167*, pp. 5-8, <http://www.usip.org/pubs/specialreports/sr167.pdf> (July 2006).

[37] Charles H. Fairbanks, Jr., "Georgia's Rose Revolu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2 (April 2004), pp. 114-115.

[38] 詳見： Olena Nikolayenko, "The Revolt of Post- Soviet Generation: Youth Movement in Serbia, Georgia, and Ukrain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9, No. 2 (Jan. 007), pp. 169-188.; Valerie Bunce and Sharon Wolchik, "Youth and Electoral Revolutions in Slovakia, Serbia, and Georgia", *SAIS Review*, Vol. 26, No. 2 (Summer-Fall 2006), pp. 55-65.

[39] 詳見：David Anable, "The Role of Georgia`s Media- and Western Aid - in the Rose Revolu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11, No. 3 (Summer 2006), pp. 7-43.

2004 年在烏克蘭則約有 35,000 個非政府組織，而佔總人口數 5%的人口積極的參與公民活動。[40]許多與塞爾維亞的「抵抗」、喬治亞的「夠了」類似的青年運動也扮演的顯著的角色，例如由許多外國組織自由之家、國家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NDI) 、國際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IRI)與德國及加拿大非政府組織支援的青年運動- 「時間到了(It`s Time, *Pora*) 」。除了知名的「時間到了」之外，還有一些如「乾淨的烏克蘭(Clean Ukraine)」、「我知道(I Know)」、「學生浪潮(Student`s Wave)」等青年團體。[41]

這些團體間彼此有許多相關性，也都起到類似的作用，他們的行動策略包括利用幽默諷刺的手法、音樂嘉年華以及全球化的現代通訊技術，[42]而最重要的是他們進行非暴力的示威遊行，乃是避免軍警鎮壓的主因之一。[43]特別是在經濟情況稍好的喬治亞與烏克蘭，現代的通訊技術如手機在聯絡協調上提升便利性，沙卡什維利也認為除了媒體之外，手機也是革命成功的要素之一；[44]而搖滾音樂會更是烏克蘭的反對勢力在媒體環境不利的情況之下，透過在獨立廣場舉辦演唱會以達到吸引媒體目光與聚集群眾的效果。[45]而與喬、烏兩國相似，吉爾吉斯也有青年運動團體的出現，知名的青年團體「新時代」雖然在示威行動中發揮協調的作用，但其僅在首都比什凱克活動，並只動員約 50 到 200 人參與示威活動。[46]

---

[40] "Nations in Transit 2004 : Ukraine", op., cit., p. 7.

[41] Ibid..

[42] Taras Kuzio, "Civil society, youth and societal mobilization in democratic revolution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9, No. 3 (Sep. 2006), pp. 365-386.

[43] Anika Locke Binnendijk and Ivan Marovic, "Power and persuasion: Nonviolent strategies to influence state security forces in Serbia (2000) and Ukraine (2004)",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9, Iss. 3 (Sep. 2006), pp.411-429.

[44] Zurab Karumidze and James V. Wertsch, eds., *"Enouth!" The Rose Revolution in the Republic of Georgia 2003*, op., cit., pp. 25-26.

[45] 關於音樂在橙色革命中的角色，詳見 Adriana Helbig, "The Cyberpolitics of Music in Ukraine's 2004 Orange Revolution", *Current Musicology*, No. 82 (Fall 2006), pp. 81-102.; Bohdan Klid, "Rock, Pop and Politics in Ukraine's 2004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Orange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 23, No. 1 (March 2007), pp. 118-137.

[46] Scott Radnitz,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Kyrgyzst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7, No. 2 (April 2006), p. 138.

在當地發展出非政府組織之後，有許多外國的非政府組織介入與當地非政府組織合作發佈出口民調等選舉結果，在喬治亞約有8,000名國內外的選舉觀察員觀察這次選舉，並有橫跨500個選區的20,000名投票人被認為有舞弊嫌疑，其觀察結果也與官方宣布不合，其報告並指出舞弊行為嚴重。[47]同時喬治亞的獨立監督機構也相當重要，非政府組織與民調公司進行國內第一次出口民調，非政府組織公平選舉與民主國際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Fair Elections and Democracy，ISFED)派駐將近2,500位選舉觀察員；並與喬治亞年輕律師聯盟(Georgian Young Lawyers Association，GYLA)一同進行平行計票(Parallel Vote Tabulation)(表4-3)。[48]

表4-3：2003年喬治亞議會選舉：出口民調、平行記票與官方選舉結果(%)

	平行記票	出口民調	初步結果	阿札爾之後	官方結果
新喬治亞聯盟	18.9	12.9	27.6	20	21.32
復興聯盟	8.1	6.2	5	21	18.84
新民族運動	26.6	20.8	23	19	18.8
勞工黨	17.3	12.8	16.1	11	12.04
布查納茲-民主人聯盟	10.2	7.6	8.96	9	8.79
新右派	7.9	6	8.7	6.59	7.35
勞工黨	17.3	12.8	16.1	11	12.04

資料來源： "Georgia: What Now? ", *ICG Europe Report N°151*, pp. 1-19,<http://www.Crisisgroup .org/library/documents/europe/caucasus/151_georgia_what_now.pdf> (3 Dec. 2003).; "National Movement Leads in Parallel Vote Tabulation Results", *Civil Georgia*, < http://www.civil.ge/eng_/article.php?id=5380> (3 Nov. 2003).; "CEC Announced Final Results of Elections", *Civil Georgia*, <http://www.civil.ge/eng/articleelections.php?id= 5571> (20 Nov. 2003).; "National Movement Leads Exit Polls", *Civil Georgia*, <http://www. civil.ge/eng_/article.php?id=5374> (2 Nov. 2003).

烏克蘭在選舉期間約有12,000位國際觀察員監察這次選舉，[49]國際組織也與烏克蘭相對較活躍的非政府組織合作進行出口民調與選舉監督，包括八國大使館與四個非政府組織，幫助基輔國際社會學研究所(Kiev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47] Michael McFaul, "Transitions From Postcommunsim", op. cit., p. 12.

[48] "Part 1 of the final report on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Georgia, 2 November 2003", op., cit., pp. 15-16.

[49] "Final report on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Ukraine", op., cit., p. 4.

sociology, KIIS)、拉祖姆科夫中心(Razumkov Center)、社會與政治研究中心(Centre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Research, SOCIS)、社會監督中心(Social Monitoring Centre, SM)進行出口民調；國際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IRI)、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FH)、國家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NDI)資助的歐洲選舉觀察網絡(European Network of Election Monitoring, ENEMO)等，他們發表的投票結果或多或少與官方結果有很大的差距，在選舉舞弊的疑慮與反對勢力的抗議之下，強化了群眾對選舉不公的印象(表4-3)。

表 4-4：2004 年烏克蘭總統選舉：出口民調與官方結果

	第一輪投票(%)		第二輪投票(%)		第三輪投票(%)	
	尤先科	亞努科維奇	尤先科	亞努科維奇	尤先科	亞努科維奇
KIIS	44.8(44.6)	38.1(37.8)	53.7(53)	43.3(44)	56.3(55.3)	41.3(40.6)
Razumkov	45.1	37				
SOCIS	42(38.3)	41.1(42.7)	49.7	46.7	-	-
S M	40.1	41.2			58.1	38.4
FOM	43.5	38	-	-	-	-
UISFR	42(39.3)	40(43)	-	-	-	-
ICTV	-	-	-	-	56	41
官方結果	39.90	39.26	46.61	49.46	51.99	44.20

資料來源：烏克蘭中央選舉委員會，<http://www.cvk.gov.ua/>.； Andrew Wilson,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10-111, pp. 114-116 and p. 153.; Taras Kuzio, "From Kuchma to Yushchenko: Ukraine` s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the Orange Revolutio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2, No. 2 (March/April 2005), p. 41.

註一、括號內為公佈後再次改過的結果。

註二、民意調查基金會(Public Opinion Foundation, FOM)；政府智庫- 烏克蘭社會基礎研究所(Ukrainian Institute for Social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UISFR)：親政府電視台- ICTV。

吉爾吉斯的非政府組織-民主與公民社會聯盟(Coalition for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在各投票所設置了 1,735 名觀察員，歐安組織也有超過 175 位觀察員參與，同時還有許多其他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觀察團，並在超過 650 個投票所中派駐觀察員，[50]然而除了選舉舞弊的報告之外，並沒有關於出口民調或是平行記票的數據發表出來，這可能與國際組織派駐的觀察員規模太小有關之外，也跟此次選舉皆為單一選區有關。儘管在經濟表現較為不好的吉爾吉斯，許多非政府組

[50] "Final report on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Kyrgyzstan on 27 February and 13 March 2005", *OSCE/ODIHR*, op. cit., p. 27.

織的發展大多仰賴外國援助，而成立非政府組織也成為地方人民獲得資金的方式之一。而為了在單一選區的議會選舉中獲勝，參選人與地方之間的連結就相當重要，因此學者佩德里奇(Boris-Mathieu Petric)認為非政府組織、當地菁英與國際組織之間的關係複雜，但整體而言非政府組織是脫離國家掌控的，因此菁英之間在議會選舉的政治競爭較非政府組織- 國家間的衝突更為激烈。[51]雖然這些外國援助的非政府組織確實對於吉爾吉斯人民的獲取資訊能力有所助益，但不可否認的是，非政府組織對鬱金香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所扮演的角色僅佔小部分，這些非政府組織對於在賈拉拉巴德與奧什的群眾動員影響甚小，而不自由的媒體環境，與缺乏有效的資訊管道也限制了外國影響力的發揮。

不同於喬治亞的示威群眾是對比例代表制的選舉結果不滿，觀察吉爾吉斯選舉前後的抗議活動，這些示威群眾大多是支持某些在單一選區落選、失去參選資格的地方候選人，因此在強大的地方氏族政治環境下，許多非正式的當地組織更有可能在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革命的過程中，正式的非政府組織如「新時代」在行動上受到許多限制，例如他們的行動大多吸引都會區的青年，而非革命的主要參與者- 鄉村貧民；他們在革命起源地的南方行動受到許多限制，因此他們無力形成青年團體間的聯盟；此外他們對示威群眾的控制有限，而與主要的反對勢力之間對行動的協調也是他們的問題之一，[52]特別是總統阿卡耶夫也成立了一個混淆視聽的青年組織「新時代」。

既然示威的起源是一些獨立的參選人，而這些參選人在地方擁有的支持團體自然都為第一波參與示威的群眾，這種傳統的社團組織似乎在革命中比正式的非政府組織起到更大的作用。[53]由於革命的起源地主要在較為傳統的南方，隨後才散佈到北方，於是傳統的非正式團體成為在奧什、賈拉拉巴德、諾倫與塔拉斯等

---

[51] Boris-Mathieu Petric, “Post-Soviet Kyrgyzstan or the birth of a globalized protectorate”,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4, No. 3 (Sep. 2005), pp. 319-332.

[52] Alisher Khamidov, “Kyrgyzstan`s Revolutionary Youth: Between State and Opposition”, *SAIS Review*, Vol. 26, No. 2 (Summer 2006), p. 89.

[53] Ibid. pp. 90-91.

地的示威抗議的主要參與者。此外，利用違法販毒等走私行為謀生的犯罪組織團體也是示威抗議發生的主因之一，許多議員在 2000 年選舉時都曾得到這些組織的資助，而這些犯罪集團組織的傳統摔角社團更有約 2,000 人參與佔領奧什、賈拉拉巴德政府的過程，[54]根據其中的代表人物- 南部地區的富商艾金巴耶夫(Bayaman Erkinbayev)指出，約有 5,000 名他的支持者在月 23 日前往比什凱克，將示威行動帶往北方首都。[55]因此，在缺乏傳播資訊管道的吉爾吉斯，南部地區傳統社會的內在力量與外來支援力量之間的結合與作用(儘管可能比重不同)，[56]或許才是鬱金香革命能在許多條件不如喬治亞與烏克蘭的情況下，成功完成政權替換的主要推動力。

第四節 小結

喬治亞、烏克蘭與吉爾吉斯都面對了不公平的選舉舞弊，其中反對勢力針對媒體控制的妨害採取了對策，除了利用當地僅存的獨立媒體之外，並在外國影響之下增加了群眾的獲得資訊能力。外國影響除了與資訊來源的公信力與致力於推動公平選舉有關之外，也間接促進了當地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參與選舉觀察的機會。喬治亞得益於較自由的媒體環境，在全國第二大電視台的支援下促成群眾走上街頭，在玫瑰革命中，魯斯塔維- 2 的存在確實相當重要。國家控制的媒體使烏克蘭的資訊傳播大多依靠僅存的獨立電視台- 第五頻道、岡加澤和科技進步所帶來的網路動力。吉爾吉斯的經濟發展情況則很大程度的限制了獨立媒體的發展，透過外國援助才得以使僅存的傳播管道發揮作用。

至於外國影響的角色，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大多仍強調他們追求民主與公正選舉的目標，歐盟與聯合國也扮演調停的角色；而俄羅斯的介入則使烏克蘭

---

[54] Svante E. Cornell and Niklas L.P. Swanström, “The Eurasian Drug Trade: A Challenge to Regional Security”,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3, No. 4 (July-August 2006), pp. 22-23.

[55] Alisher Khamidov, “Kyrgyzstan`s Revolutionary Youth: Between State and Opposition”, op., cit., p. 90.

[56] Matthew Fuhrmann, “A Tale of Two Social Capitals: Revolutionary Collective Action in Kyrgyzsta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3, No. 6 (Nov/Dec 2006) , pp. 16-29.

2004年的總統選舉被視為親歐-親俄之間的選擇，此外在喬治亞與吉爾吉斯俄羅斯的著力都不明顯。當權者選舉舞弊的行為受到非政府組織與外國援助合作的介入，在喬治亞與烏克蘭發佈許多民意調查以質疑官方的數據，並透過較活躍的公民社會組織動員群眾，將明目張膽的舞弊消息傳播給社會大眾。喬治亞的革命領袖沙卡什維利認為，媒體的角色甚至超過非政府組織的動員，同時該國的非政府組織- 自由協會的領導人也認為非政府組織的運作是循著塞爾維亞模式，但魯斯塔維-2則全然是喬治亞的獨特優勢。[57]外國扶植的非政府組織在三國都有出現，相較於喬治亞，烏克蘭的「時間到了」青年組織較為活躍，在吉爾吉斯，「新時代」等正式的非政府組織則受限於傳統氏族勢力強大的南方，發揮的作用較不明顯；反而是與選舉競爭主體有關的組織，即獨立參選人的支持團體發揮了較大的作用。

表 4-5：選舉動員與獲得資訊能力

	喬治亞	烏克蘭	吉爾吉斯
媒體環境：	較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主要資訊媒介	電視	電視	不顯著
資訊管道發展	較發達	較發達	較不發達
外國影響：			
選舉批評	有	有	有
選舉民調	有	有	無
非政府組織	有	有	非正式
動員人數/人口	10 萬/450 萬	100 萬/4,800 萬	1-3 萬/500 萬
動員人數/平均每千人	22	21	6

比較喬、烏、吉三國的環境，可以發現政權替換的過程皆發生在各自選舉競爭性較強的選舉，喬治亞的議會選舉、烏克蘭的總統選舉以及吉爾吉斯的議會選舉。而在較佳的媒體環境與較顯著的外國影響協助之下，喬治亞與烏克蘭的動員人數相對的較多，烏克蘭的動員人數甚至為第二波民主轉型中最多。而吉爾吉斯人民獲取資訊的管道，資訊傳播的方式則與其政治競爭環境有關，受限於大環境與獨特的選舉競爭模式，地方勢力成為動員與傳播資訊的主要機制，這也反映在

[57] Zurab Karumidze and James V. Wertsch, eds., *"Enouth!" The Rose Revolution in the Republic of Georgia 2003*, op., cit., p. 65.

吉爾吉斯較少的動員人數。整體而言，在傳播管道較為發達的喬治亞與烏克蘭，其動員的效果較好，平均每千人中有 22、21 人參加示威遊行；而吉爾吉斯受限於傳播環境，其政治競爭的特性也限制了其動員的方式，主要集中在地方參選人的支持者，因此均每千人中僅有約 6 人參加示威遊行。